

# 奉 贤 文 史 资 料

( 2 )

奉贤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

1987年7月16日

---

钱桂楼同志二三事 ..... 杜 林 (2)

刘 剑 筒 介 ..... 陶颖祥 (5)

策反王啸东 瓦解刑警队 ..... 杜 及 (7)

# 奉 贤 文 史 资 料

( 2 )

奉贤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

1987年7月16日

---

钱桂楼同志二三事 ..... 杜 林 (2)

刘 钊 筒 介 ..... 陶颖祥 (5)

策反王啸东 瓦解刑警队 ..... 杜 及 (7)

## 钱桂楼同志二三事

· 杜 林 ·

一九四六年七月，中共东南区特派员秦克强在偷鸭泐周祖贤家取五支短枪一事被捕后，中共浦东工委领导陆文杰指示由我兼任。此时，中共民福支部党员十九人，支部书记徐银根、副书记石翠祥。我在地下党员王大郎陪同下，先找原抗日时我八区副中队长钱桂楼，经王介绍认识后，再由钱将我介绍给民福地下党员周火根，并在周家住了下来，同徐银根、石翠祥等取得联系。当时，钱桂楼在国民党民福乡公所担任文书，为发挥他在敌方工作中的作用，经请示陆文杰同意后，迅速恢复了钱的党籍，由石翠祥单线领导，暂不编入民福支部。此后，钱桂楼同志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，我记得清楚的有如下几件事：

### 一张“身份证”

钱桂楼同志把我的户口安插在周火根家，以亲兄弟相称，我化名周水根，二十八岁，但领取“身份证”必须得到乡长的同意。然而，这个乡长（名徐益初）的家恰与周火根家东西宅，他说从未听到过周火根有个亲兄弟。钱桂楼说，人家叫你老糊涂，现在看来确实不错，周火根娘穷来没饭吃，生第二个儿子养满一岁断奶后，就给出一百元钱的上海人抱去的，长大后在东洋人厂里做工，养父母在战火中丧了命，现在抗战胜利，工厂停工，失业后回到舅嫂身

边。周火根家境不宽裕，要兄弟到上海跑单帮，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。经过钱桂楼反复说情和解释后，徐益初才同意办了我的“身份证”。从此，我经常出入周火根家，顺利地开展了对民福地区的联络工作。

### 控制民福自卫队

钱桂楼是国民党乡公所的文书，乡长徐益初的重大部署都由钱代为下达，这是控制自卫队的有利条件。在平时，钱利用左邻右舍的关系接近自卫队副队长范金楼及三个班长等骨干，称兄道弟，拉拢感情，同时，运用国民党报纸上有关共产党的点滴消息和国民党当局腐败的实例，暗示共产党必胜、反动派必败的道理。经过潜移默化教育，大部分自卫队员能认清形势，不愿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，较能服从钱桂楼的控制。

但是，那个三班班长康顺良在言论中时常有些别扭，如不及时补救，将会发生大祸。钱桂楼同志提出要我们派一支短小精干的短枪队住到康顺良家里，让他护送过偷鸭渤，事成之后，这个三班班长必将为我所用。我同意钱的建议，带了王权、朱亚良等共五人，夜间到达康顺良家住了下来，次日要康设法护送过偷鸭渤滨海乡自卫队驻地。康到乡里找钱桂楼商量护送办法，钱非常关心他，为他出主意。康集合民福自卫队全队出发，我们五名游击队员穿上自卫队的黄大衣，夹在他们中间，顺利地通过了滨海乡自卫队的岗哨。此后，这个三班班长遇事便找钱桂楼商量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，

这给我们游击队在那一带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

### 转移和支援武器

一九四七年一月，浦东人民护丁总队刚刚成立，急需枪枝弹药。经上级决定，将一九四五年十月新四军淞沪支队北撤时，隐藏在偷鸭泖西北一里路的共产党员陆三苟家里的枪枝，转移到南汇县角头港地下党支部。同钱桂楼商量后，仍由我出面找民福自卫队的那个三班长康顺良，让康找钱商量办法。其办法是：以民福自卫队出发打猎为名，在陆三苟家东西两侧暗中保护。由我同汇角来的两名同志，将隐藏在陆家的十二支步枪、一千余发子弹、六十多枚木柄手榴弹全部装上小船，由自卫队护送到安全地带，顺利地完成了运枪任务。

支援护丁总队枪枝后，还需设法解决修理用的零部件和弹药。钱桂楼找国民党民福乡长的小儿子徐正兴，晓以利害，反复说明当前的形势，指出如能暗中支援护丁总队可为自己留条后路。经徐正兴同意后，钱桂楼采取个别协商的办法，在自卫队内拍出了二百多发子弹、短枪的几个小零件和快机的一只长梭子，着我包装好，并亲自送我到达安全地区。

( 1986.5.13. )

## 刘 钊 简 介

· 陶颖祥 ·

刘钊，原名刘金钊，字鋤强。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幼年过继给前清秀才、创办新学的朱阳初为义子，取名义生。奉贤县头桥乡和平村人（原名野人村）。

上海中国体操学校毕业后，在奉城第一高等小学担任体操教员二年余。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投笔从戎，赴广州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。毕业后随军北伐，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、连长等职，军衔由少尉晋升至上尉。

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“四·一二”以后到南京，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。同年十二月，回奉贤担任国民党奉贤县党部特别委员会常委，次年四月县党部改组时离职。此后，由江苏省委任为南汇县大团镇水上警察营营长。其时，刘自认怀才不遇，意志消沉。恰有省厅派员检查工作，刘自恃黄埔一期资历，态度傲慢，经该员呈报省厅，拟予撤职。幸得其岳父王某（在南京任军职），插手周旋，调回南京陆军总司令部，仍任少校参谋原职。

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刘钊偕夫人王绿萍回乡祭祖，雇人拆除部分旧屋，翻建祠堂，名“刘氏家祠”，内供祖宗牌位。祠堂前场地宽阔，四十棵法国梧桐繁荫如盖，东侧为刘氏祖坟，栽上苍松、翠柏，四周围以冬青。

刘此次回乡，除扫祭祖宗、建祠堂外，还与前妻盛金莲办好离婚手续。临别，带走长子炳祥（时年十五，泰日高等小学毕业）。事后走马上任，赴武汉领少将军衔，兼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书记长。同村人朱基（字叔鸛）投其门下任秘书之职。
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抗日战争爆发前，任江苏省常州团管区少将司令，不久随军后撤，次年四月在西安任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休养院院长。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调任长（安）咸（阳）师管区司令，主管陕西省征集新兵事宜。

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）一月，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，同年七月调任江苏省政府（镇江）政治部主任。其时，曾回乡参加竞选国大代表，名列候补。次年秋，在松江担任江苏省第四警备区司令，兼城厢军警稽查处处长。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清明节，刘钊回乡祭祖，左右卫士跟随，奉城、头桥两镇民众自卫队随行戒备。此后，任松、金、青三县联防指挥部指挥官。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，携眷去台湾。

刘钊虽系武官，但沉默寡言，一副文相，且语带口吃。然毕竟是黄埔嫡系，屡受国民党当局重用。

头桥乡二桥村有王海棠，其子伯英，原名王颢，广西大学毕业后，于一九四九年随校长马君武去台湾。同年冬，曾有信致父，提及在台同乡刘钊，时任高雄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。王海棠即复信其子谓“刘钊是余同乡、同学、挚友，如能找到必有照应”，并附致

刘钊函，嘱转达。一九五〇年春，伯英有信并附刘钊寄语，“令郎在台，一切由余关心，勿念！”此后音讯中断。一九五八年，王伯英从香港转来一信，仅谈家常。其弟伯仁去信，至今未复。

刘钊前妻盛金莲尚健在，今年九十三岁，住头桥乡和平村。念念不忘儿子炳祥，极盼再见一面。

（作者自注：本稿承蒋文鹤、王耿欣、朱镇等提供资料）

## 策反王啸东 瓦解刑警队

· 杜 及 ·

我们奉贤县南桥地下支部，从一九四八年七月起，每隔月余到浦东与中共淞沪工委兼浦东人民解放总队政委王克刚（解放后任中共南汇县委书记，离休前任江苏省测绘局局长）联系工作，固定联络点在南汇县周浦镇附近的农民家里，如变更地点则临时通知。

一九四九年二月的一天，我到浦东后，夏筱塘同志（离休后住在周浦园艺场）接待了我，傍晚一起到达浦解总部宿营地。经王政委介绍后，总队长问我奉贤的一些情况，要我搜集国民党党政军警的材料，并告诉我南汇县国民党政府已下令悬赏通缉王克刚、吴建功，奉贤悬赏通缉肖斧、杜及，要大家当心。王政委谈了当前形势，说：“淮海战役结束后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很有可能大部队在红五月渡江。我们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，迎接大军南下。”



晚上九时许，总部人员转移宿营地。我和总部同志一起走，大约走了个把小时，远远望见一座碉堡灯火通明。我悄悄问王政委的通讯员，那是什么地方？他说是横沔，碉堡里是横沔自卫队的岗哨。我们一行仅十来人，我担心是否会被敌人发现，瞪着眼睛观察碉堡的动静。王政委见状，轻轻地对我说：“横沔自卫队已经被我们争取成了‘两面派’，不会开枪打我们的。”又说：“万一他们动手，我们也不怕，干掉了他们再走。”我们十来人分为几组，手里握着枪，继续前进。在离碉堡三四百米远的小路上，通过了横沔镇。同志们在行军中，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。当走过关着的田园篱笆门时，最后一人仍按原来的样子把门关好，真正做到秋毫无犯。在大家的吐谈中，我意识到这块地方，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，这是我们所以能在群众中长期隐蔽、长期坚持斗争的根本原因。在到达新的宿营地后，王政委对我说：你们支部是否能做些瓦解敌人力量，争取“两面派”的工作。

春节后，我到北宅小学找孙水观同志（南桥地下支部副书记），向她通报了这次到浦东的情况，重点研究了争取“两面派”的工作。那时，国民党奉贤刑警队长王啸东，是姜许国（姜于1948年底由曹振介绍填写了介入中共的申请报告）的表兄，可以通过姜去做工作。我们两人意见统一后，由我先找姜许国商量。

三月初，姜许国同志到我家来，说王啸东愿意投向共产党，走光明大道。王啸东曾在上海县当过三青团负责人，搞过武装。对人

民做过一些坏事，名声是不好的。支部认为：只要他肯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，人民还是欢迎的。我请姜许国进一步和王啸东作深入交谈，使他认识弃暗投明是大势所趋，不是什么权宜之计，只要今后为人民做好事，过去的一切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。

姜许国同志对王啸东的工作进展顺利。我们和水观同志一起商量后，决定由我去找王啸东直接商谈，水观则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，设法应付局面。王啸东家住南桥北木行李家福老太的住宅旁、裕源泰酱园的西边。姜许国先进去，见没有外人，就把我引进去并作了介绍，由我和王啸东直接谈判。王表示可以组织几十人枪投向人民队伍。从言谈中看出，王有明智的一面，表示不再跟国民党卖命；但也察觉他有顾虑的一面。我对他说：“人民欢迎你投向光明，希望你今后好好为人民立功。”

三月底，我向王政委详细作了汇报，经研究后布置：进一步弄清王啸东的情况，确属可靠，可考虑给奉贤一个中队的建制，由曹振带队，并在近日内带王啸东来浦东和肖方参谋长洽谈拉出队伍的具体方案。离开浦东时，我和肖方同志约好了带王啸东到浦东的联络方法与地点。

四月初，中共淞沪工委特派员韦方同志（原名陆慧芳，王克刚同志的爱人，离休前在南京工学院工作）来奉贤指导工作。我们向韦方同志汇报了策反刑警队长王啸东的情况。

四月中旬，我带王啸东在南桥东街横泾桥下面雇了一只小船，

直驶周浦。在船上，我和王啸东谈了形势。他也确认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，表示真心诚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。我告诉他，浦解总队部对你带人枪参加人民队伍是欢迎的，并说肖参谋长要亲自和你洽谈拉出队伍等具体问题。两人在船上佯装商人模样，划船人只当我们去周浦做花米生意，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傍晚，船到周浦东南乡下联络点，早有人在那里等候我们。见到参谋长后，王啸东报告他可以拉出的人数，连同郭桥乡自卫队等共有五六十人枪。参谋长意见，先把队伍拉到南桥附近乡下隐蔽，听候命令再移动。参谋长还对我说：等王啸东把队伍拉出后，支部可派几个党员，再把队伍拉到南汇县下沙与航头附近，由杜林同志（浦解总队解放大队教导员）指挥待命整编，并约定由傅浩、王志华同志负责联系。

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，我百万雄师飞渡长江天堑，王啸东带了队伍向我们浦解总队靠拢，待命整编，壮大了人民力量。根据自愿的原则，交了武器后，愿意留下的编入浦解总队所属部队，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遣散回家。

1986年6月22日于南汇